

Patrick O'Brian

[爱尔兰]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著

袁凤珠 张宝欣 译

# 怒海争锋

## 舰长与司令官

Master and Commander

Patrick O'Brian

# Master and Commander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Patrick O'Brian

[爱尔兰]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著

袁凤珠 张宝欣 译

# 怒海争锋

舰长与司令官

Master and Commander

Patrick O'Brian

Master and Commander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怒海争锋:舰长与司令官/(爱尔兰)奥布莱恩(Brian, P.)著;  
袁凤珠,张宝欣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7

书名原文:Master and Commander

ISBN 978-7-5447-0588-2

I. 怒... II. ①奥... ②袁... ③张... III. 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3572 号

Copyright © 1970 by Patrick O'Bri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4-106号

书 名 怒海争锋: 舰长与司令官  
作 者 [爱尔兰]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译 者 袁凤珠 张宝欣  
责任编辑 周丽华  
原文出版 HarperCollins,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96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588-2  
定 价 26.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作者的话

人们在讲述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期英国皇家海军的战争史时,遇到的困难是无法对其实情做充分的描述,因而难以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些事件;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往往在小说里一个个不真实的故事被杜撰出来。然而,无论怎样激情满怀,怎样富有想象力,也无法再现如下场面:海军准将纳尔逊从他自己那艘千疮百孔的七十四门炮战舰“司令官”号跃起,跳进八十门炮战舰“圣尼古拉斯”号尾舱舷窗,征服了它,之后立即跑过甲板登上高大的一百一十二门炮战列舰“圣何塞”号,就这样,“在西班牙的一艘一级战列舰的甲板上——虽然听起来显得有些玄虚——我接受了战败的西班牙人交出的指挥刀。我将那些刀交给了我一个名叫威廉·费恩尼的驳船船长,他极为冷静地将它们夹在了腋下。”

在彼特森和詹姆斯的笔下,在《海军编年史》和档案局的海军军部文件里,在马歇尔与奥布莱恩的传记中,充满了对各种海战战例的描述。那些描述虽然都不如纳尔逊的表现那么惊心动魄(世界上只有一位纳尔逊),但都充满了战斗精神,都不是可以随便创作出来的;即便能够凭空想象出来,也不会令人完全信服。所以我在这部小说里所描写的战斗场面都直接来自原始记录。在那些极其丰富的对英勇战斗场面的真实纪录中,我挑选了一些我格外欣赏的片断。因此每当我叙述一次战斗,我的案头总有关于那次战斗的航海日志、官方文件、当年的有关评论,甚至参加过那次战斗的人员所写的回忆录。这样,我所描述的每一个战斗场面的真实性就有



了可靠的保证。然而,另一方面,我又不呆板地拘泥于原始记录对海战时间的详尽记叙。例如,海军史学家们可能会注意到,在直布罗陀海峡的海战中,詹姆斯·索马里兹爵士参加战斗的时间推迟到了葡萄收获之后;又比如,在描写“索菲”号参加的各次战斗中,至少有一次完全是另外一艘战舰出战的,当然那条战舰与“索菲”号的吨位和火炮配置完全一样。事实上我保留了足够的灵活性,充分地利用能够得到的文件、诗歌及信件。总之,我从一切能找到的资源里获取所需要的创作材料。在保持小说内容的历史准确性前提下,我更改了人物的姓名,事件发生地点,以及次要事件的事实,以满足故事的需要。

我的观点是,当时海军里的那些众多人物,那些科克伦斯们,拜伦们,福尔克纳们,西摩们,博斯科恩们,以及更多不那么著名的海员们,都或多或少成了我笔下人物的原型。他们广为人知,不是因为人们为他们想象出了各种战斗,而是因为他们亲历过那些壮丽辉煌的海战。人物的真实性是最难能可贵的,他们所说的话具有永恒的价值。

在此,我愿感谢档案局及格林威治国家海军博物馆的耐心、博学的工作人员,感谢国王陛下所属“胜利”号战舰的司令官,他给了我最友好、最全面的帮助。

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 第一章

马洪港总督府的高顶、堂皇、带有廊柱的八角形音乐厅里正演奏着罗卡迪利<sup>①</sup> C 大调四重奏那欢快的第一乐章。意大利音乐家们被一排排小巧精致的镀金圆座椅挤得紧贴着墙边演奏。情绪高昂、充满自信的演奏者们朝着倒数第二个渐强乐段、朝着那惊人的休止符、朝着最后一段低沉而奔放的和弦演奏下去。镀金圆椅子上，至少有一部分听众带着同样的激情跟随着乐曲的扬起。左边第三排就有两位，而且他们恰巧坐在了一起。左手边的那位男子有二十多岁，他庞大的身躯几乎遮住了椅背，椅子只露出部分金边。他身着他最考究的军装——白翻领的蓝外套，白马甲，皇家海军上尉的马裤和长筒袜，扣眼上别着一枚银质尼罗河勋章——雪白的袖口上缀着金色纽扣。他一边用手打着拍子，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第一小提琴手的琴弓，那两只明亮的蓝眼睛衬在被阳光暴晒成棕色的脸上，而那张脸原本是白里透红的。高音来临了，休止过后便向和弦过渡，这时候，那位海员挥起拳头重重地捶向自己的膝盖。他在椅子上把身子往后一靠，彻底从音乐的陶醉中回到现实，快活地喘了口气，微笑着转向他身边的人：“演奏得太棒了，先生，我认为。”这话与其说是从口中说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从嗓子里迸出来的。但是他看到的却是冷冰冰、不友好的神色，并听见对方说：“如果你非要打拍子的话，先生，那就拜托你按着拍子打，别总快半拍。”

---

① 1695—1764，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译注



杰克·奥布雷友好坦诚和带着沟通愉悦的脸马上显出困惑和敌意来：他不得不承认刚才一直在打拍子。尽管他打得很准，这事本身却做错了。他的脸涨得通红，瞪了好一会儿对方浅色的眼睛，刚说了句：“我相信……”就被接下来舒缓乐章的开场音打断了。

大提琴独奏了两个乐句之后与中提琴合奏起来。杰克无法全神贯注地欣赏，因为他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旁边的那一位身上。从眼睛的余光里他发现，他身材瘦小，脸色苍白，穿一件破旧的黑大衣——俨然一身平民打扮。很难估计他有多大岁数，不仅因为他的脸上显露不出年龄，还因为他带着假发，一顶灰白色的假发，显然是用金属丝做的，而且一点粉也没撒。他可能是二十岁到六十岁中间的任何年龄。“其实他跟我的年龄不相上下。”杰克心里说，“这个婊子养的病秧子，倒挺会装腔作势。”想过以后，他的全部注意力才回到音乐里来。待他跟上乐曲的节奏后，便又被它那盘旋回荡的旋律及迷人的装饰音所陶醉，直至乐曲到达令人兴奋的完美的结尾。在此期间，他没有再去想那个邻座。乐曲结束后，他也避免朝他那边张望。

杰克的脑袋随着小步舞曲动感的节奏摇来晃去，但他自己却全然不觉。当他意识到他的手在马裤上轻轻颤动就要高高抬起时，连忙把手塞到膝弯下面。这不过是支诙谐愉悦的小步舞曲，但接下来的却是个难度特大、近于刺耳的结束乐章，像是就要讲述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音量渐渐低了下去，只剩一把小提琴私语般的独奏。房间后边从未间断的嗡嗡低语声，几乎把乐曲声淹没。一个士兵突然发出沉闷的狂笑，杰克生气地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四重奏的其他乐手这时也加入到小提琴的演奏中，他们重又回到了曲调上扬的那一点：直接切回主调，这是最基本的。它必然引出大提琴必不可少的可预料的嘤，嘤——嘤——嘤，嘤之声。杰克下巴贴到前胸上，跟着大提琴的节奏也嘤，嘤——嘤——嘤起来。他的肋骨突然被一个胳膊肘捅了一下，随即听到一阵“嘘——”声。这时他发现，自己的手

正在空中打着拍子,便连忙放下手,把嘴紧紧闭上,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直到演奏结束。他听到乐曲庄严的结尾,意识到这比他预料的那种直白的收尾要高明得多,可是他却对它不欣赏。在掌声和喧嚣声中,他的邻座朝他看了看,虽然不全是挑衅,但却是打心底里不满。他们都没有开口,只是尴尬地坐着,感觉到对方的存在。就在这个时候,要塞司令哈特的太太在竖琴上演奏了一曲悠长的、技术难度很大的曲子。杰克·奥布雷透过高大典雅的窗户朝外面的黑夜望去:土星正从南东南<sup>①</sup>的方向升起,如同米诺卡岛<sup>②</sup>上空的一只发光的球。刚才他挨的那一肘子那么恶狠狠,而且是故意的,这和被打有什么两样?无论就个性而言,还是就职业准则而言,他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公然的冒犯:还有什么比挨打更严重的呢?

可他一时想不出发泄的办法,满肚子火气便转到对他可悲处境的沉思上来:他想到了他没有船,想到了人们给他的许诺或部分许诺已经泡汤,想到了他种种空中楼阁般的计划。他还欠着他的赏金代理商和经纪人一百二十英镑,而且百分之十五的利息也该到期了,可是他每月的薪水只有五镑十二先令。他想到了他认识的一些人,他们虽然比他年轻,可是运气和财气都比他好。他们已经是双桅横帆船或独桅纵帆船的上尉指挥官,有的甚至已经晋升到船长兼司令官。他们全都控制着亚得里亚海的驳船,利翁湾的地中海式单桅船,以及在西班牙整个海岸线上行驶的小型三桅船和三角帆船。那可意味着荣誉、晋升机会,还有赏金啊!

雷鸣般的掌声告诉他,演出结束了,他拼命地拍巴掌,使劲咧着嘴露出兴奋的表情。莫莉·哈特微笑着行了屈膝礼,当她看到他的眼神时又特意冲他笑了笑。他的巴掌拍得更响了。可当她发现他要么是不喜欢,要么是没认真听,她的高兴劲便敏感地消失了。然

① 正南以东 22 度 30 分。——译注

② 西班牙东,地中海西。——译注



而她继续用她光彩照人的微笑答谢听众对她的褒奖。她穿一身浅蓝色缎子服，佩戴着硕大的双层珍珠项链——产自圣布利吉的大珍珠，显得格外动人。

杰克·奥布雷和他那位身穿旧大衣的邻座同时站立起来，互相看了看。杰克又摆出一副冷冰冰、表示讨厌的面孔。当这强装出来的样子快要消失时，显得格外别扭，他低声说：“我叫奥布雷，先生，住在皇冠旅店。”

“先生，我叫马图林。每天早上在乔斯里托咖啡店就能找到我。我能否请您让开一下？”

有这么一会儿，杰克真想抄起他坐的金色圆椅朝这个小白脸儿砸下去，可他还是出于社交礼貌，忍住性子让开了道。他只能这样做，不然就要被他撞了。过了一会儿，他好不容易穿过密密匝匝的身穿红色或蓝色外套、偶尔混杂着穿平民黑衣的人群，挤到了包围着哈特夫人的圈子跟前，隔着人们的头顶冲她高声叫道：“太棒了，完美无缺，演奏得太完美了。”说完挥了挥手离开了音乐厅。穿过大厅时他和另外两位海军军官相互致意，其中一位是和他同在“阿伽门农”号尉官舱的同屋。他说：“你看上去情绪不高啊，杰克。”他还和一位高个子候补士官打了招呼。这个年轻人举止拘谨，一方面是因为身处这种场合，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那件浆洗过的饰边衬衫过于挺括。在“宙斯”号上的时候他还只是个瞭望哨兵。杰克最后向要塞司令的秘书鞠了一个躬，秘书微笑着回了礼，扬扬眉毛，露出意味深长的神情。

杰克朝海港走去，边走边想：“不知道那个无耻之徒迁升到什么位置了。”一路上又想到要塞司令秘书的口是心非，以及他自己向那位有影响的人物卑躬屈膝的做法。一条刚刚俘获并重新检修好的漂亮的法国小型私掠船，最终给了秘书刚从直布罗陀归来的哥哥——再见，为了那条船的指挥权，祝贺我吧。“祝贺个屁。”杰克脱口而出，他想起听到那个消息时自己明智却窝囊的态度、秘书



花样翻新的冒充好人的本事，以及今后还不知道他会出什么新点子。随即他又想起当晚自己的表现，尤其是后退给那小个子让路时，竟然没了词，想不出任何不失体面的既能狠狠地使对方下不来台，又恰到好处的词来。他既对自己，又对那黑衣人大为不满，也对工作现状大为不满。四月的夜晚柔若丝绒，柑桔树上夜莺歌声正浓，天空的群星垂得那样低，几乎碰到了棕榈树。可是连这些也都成为他不满的对象。

杰克住的皇冠旅店很像朴次茅斯那家同名旅店：门外挂着同样巨大的金紫两色招牌，那是英国人先前占领时期的遗物；房子建于1750年，纯粹按照英国人的品味建造，除了屋顶的瓦以外，没有任何地方能显出地中海的特点。旅店主人是直布罗陀人，职员全是西班牙人，具体说是米诺卡岛人。旅店内充斥着橄榄油、沙丁鱼和酒的气味，却根本找不到杏味果酱饼或者葡萄干馅饼，连像样点的牛油或羊油布丁都没有。可是话又说回来，有哪一家英国旅店能提供一位像默西迪丝这样有着浅黑色皮肤、漂亮脸蛋儿的女招待呢。她一蹦一跳地踏上昏暗的楼梯，给那里带去光明与活力。她朝上面喊道：“有封信，长官，我带上去……”转眼功夫她就带着一脸真诚快乐的微笑来到他身边。可他太清楚写着他名字的信上可能说些什么，所以不急于打开它，仅拿两句古板的笑话应酬了一下，并偷偷地朝她胸部瞥了一眼。

“还有，艾伦舰长来找过您。”她补充说。

“艾伦？艾伦？他妈的他找我干什么？”艾伦舰长年纪较长，沉默寡言。关于他，杰克只知道他是一个美国的亲英分子，人们都知道他办事总是自有一套办法——每次当他处在顶风处，都毫无例外地猛然打舵，抢风而行。他还总穿一件裙式长马甲。“噢，葬礼，没错，”他说，“来募捐的。”

“可怜呐，长官，可怜，不是吗？”默西迪丝说着顺廊道走了，“可怜的长官。”



杰克拿起桌上的蜡烛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直到他脱去大衣解开裤子,也没去想那封信。他这时才狐疑地看了看信封,注意到那封信是写给皇家海军奥布雷舰长的,但他认不出笔迹。他边皱眉头边骂自己“大笨蛋”,将信封翻了过去。黑火漆上的字已经模糊不清,尽管他把信靠近蜡烛,并将信封斜着正对烛光,仍然猜不出是谁写的。

“猜不出来,”他说,“但至少不是老亨克斯写的。他总用封缄纸封信口。”亨克斯是他的代理人,他的债主,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他最终还是把信打开了。信上说:

#### 今任命

约翰·奥布雷<sup>①</sup>先生为国王陛下单桅船“索菲”号中校司令官并服从索斯·沃克上将指挥

值此国王陛下单桅船“索菲”号塞缪尔·艾伦舰长调任去“帕勒斯”号、詹姆斯·布拉德比舰长逝世之际,特命令你到“索菲”号,接受任命,出任该船总指挥官。你应全心全意接受此任务,命令并要求该单桅船上的所有官兵,在受雇期间按照尊敬上级、服从命令的条例,接受你为他们的司令官。同样,你亦应遵照印发给各级军官的指令,接受来自为国王陛下服务的你的所有上级随时颁发的命令。因此你和你的部下切勿辜负使命,否则后果自负。

此信乃是颁给你的任命状。

1800年4月1日于外海“福德罗延特”号。

地中海国王陛下船只雇用部最高长官、海军司令、巴思的爵

<sup>①</sup> 约翰是杰克的大名。——译注



士、基思勋爵阁下、等等、等等……，

他把信很快扫了一遍，却读不进脑子里去，也无法相信其内容。他的面颊开始发烫。他的表情异常严肃，强迫自己逐字逐句把信读了一遍。读第二遍时越读越快，心中同时涌起无尽的兴奋和喜悦。他的脸更烫了，不由自主地把嘴张开。他用手敲打着信纸，大笑不已。他把信折起，又把它打开，再认真仔细地读一遍，全然不记得信中第二段那美妙的行文和措词。但当他的视线集中到信上那个不吉利的日期时，霎时间感到从头凉到了脚：刚刚跃入他无限复杂生活里的新世界仿佛又要弃他而去。他把信拿到亮处，看见了上将信纸上的水印。那个代表着希望的船锚水印就在那里，如同直布罗陀的岩石，实实在在，勿容置疑。

他再也无法平静，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一会儿穿上外套，一会儿又脱掉，前言不搭后语地不停地说着，还吃吃地笑。“瞧我，操心……哈哈……呱呱叫的小双桅横帆船——我太了解她啦……哈哈……在指挥那条立桅起重船或‘秃鹫’号补给船时就应该想到我是最幸福的人……什么船都可以……圆形草体字——质地非凡的信纸……海军里唯一有上层后甲板<sup>①</sup>的帆船：没错，还有令人神往的舱室……绝好的天气，多么暖和……哈哈……只要我能得到合适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时他才感到又渴又饿，连忙冲过去猛拉铃绳，可是没等铃声停止摆动，他的头已经伸到走廊，大声吆喝那个女招待。“默西！默西！啊，你在那儿啊，亲爱的。能给我点儿吃的吗？吃的。吃的？有青鳉鱼吗？凉的烤青鳉鱼？还要一瓶酒，葡萄酒，要两瓶。默西，你能帮帮我吗？我需要你的帮助，很急，好吗？帮我缝个扣子。”

“好的，长官。”默西迪丝说。她的明眸在烛光下闪动，皓齿闪闪发亮。

---

① 专为军官及高级船员使用的区域。——译注



“不是长官。”杰克大声叫道，吓得那个丰满灵巧的女服务员倒吸一口凉气。“舰长！是舰长，哈哈，哈哈！”

清晨，他在美美睡了一夜之后完全醒了过来，眼睛还没来得及睁开，便满脑子都是晋升的事。

“她当然不是第一流的，”他想，“可是谁又愿意开一条第一流的庞然大物却没有任何机会独立指挥她出海巡航呢？她在哪儿停泊着呢？在军需码头，在‘顶尖’号旁边的那个泊位。我应该马上去看看她，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不，不行。绝对不能那样做，不能早早就让他们知道。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到该去的地方致谢，同时约一下艾伦，可爱的老艾伦，我一定要祝他愉快。”

需要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到路对面的海军用品商店，赊上一笔帐，买一枚沉甸甸的金质大肩章——他目前军阶的标志。店员立刻将这标志缀到他的左肩，然后两人对着长镜子满意地审视着。店员还从杰克身后看看他的肩膀，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

杰克刚出店门，就看见那个穿黑大衣的人站在对面咖啡店附近的路边上。他想起前一天晚上的情景，急忙走过去高声喊道：“马——马图林先生，你在这儿呀，先生。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昨天晚上我肯定让你不高兴了，希望你能原谅我。我们当兵的很少听音乐会，很不习惯和绅士们一块儿听，我们很容易忘乎所以。请原谅我。”

黑人苍白的脸上渐渐泛起不自然的红晕。“我尊敬的先生，”他高声说，“您完全有理由忘乎所以。我平生还没有听过比这更完美的四重奏呢，如此和谐，如此激越。可以请您喝杯可可或者咖啡吗？能够请您，我很高兴。”

“谢谢啦，先生。我最想做的就是能喝上一杯。实话对你说吧，我今天太高兴了，连早饭都没顾上吃。我刚被晋升了。”他不由自主地笑起来。



“噢，真的吗？我衷心祝贺您。请进去吧。”

见马图林先生进来，男招待用食指做了个地中海一带特有的叫人失望的手势，他用食指往下一指，像一个倒过来的钟摆。马图林耸了耸肩，对杰克说：“最近邮件慢得出奇。”又用岛上的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对招待说：“每人一杯可可，杰普，狠狠地搅打，加奶油。”

“你会说西班牙语，先生？”杰克说着将大氅的后摆甩开，免得妨碍他的剑。他的动作很大，大氅的蓝色漫卷过那间低矮的房间。“会说西班牙话真不简单。我试着学过，还有法语和意大利语，可根本不成。人们通常能听懂我说，可他们说得太快，弄得我一头雾水。我敢说毛病就出在这里，”他拍拍脑门，想了想说，“就跟我小时候学拉丁语一样，那时候老帕根可没少抽我。”说起过去的事他开怀大笑，连送可可的招待也跟着笑起来，并且说：“天气真好，舰长，先生，天气真好！”

“少有的好天气呀。”杰克说着，以慈悲的眼光看了看他那耗子般的小脸。“Bello soleil<sup>①</sup>，没错。可是，”他弯下身子从窗户上方朝外面看了看，接着说，“我敢说快刮又干又冷的北风了。”他转过身来对马图林先生说：“今天早晨我一起床就注意到北东北<sup>②</sup>方向天色发暗，我对自己说，一旦海风停下来，我敢说屈拉蒙塔那风<sup>③</sup>就快来了。”

“真奇怪，先生，你竟会认为外语难学。”马图林先生说。他对天气没有什么可说的。“按理说，一双能欣赏音乐的耳朵应该具有接受外语的能力，听音乐和听外语是一码事。”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你说得对。”杰克说，“没错，可是很可能是我的耳朵听音乐也并不怎么样，尽管我非常喜爱音乐。天知道，

① 意大利语 + 法语：美丽的太阳。——译注

② 正北以东 22 度 30 分。——译注

③ 从阿尔卑斯山和西地中海向南或西南狂吹的干冷北风。——译注



我总找不准音，老悬在半中间。”

“你玩乐器吗，先生？”

“瞎拨弄，先生。时不时拉拉小提琴，折磨自己。”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只要有空闲，我就试着拉拉大提琴。”

“那可是件高雅的玩意儿。”杰克说。他们从波开里尼<sup>①</sup>谈到琴弓和松香，从抄曲人谈到琴弦维护。两个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尽兴地谈着，那个钟摆像竖琴的难看的挂钟敲响了。杰克·奥布雷把杯子喝净后，顺手把椅子推开，“对不起，我要去见好几位长官，还要和我的前任面谈。不过我希望你能给我面子，能不能准许我请您——真诚地邀请您——共进午餐？”

“那再好不过了。”马图林先生鞠躬说道。

他们走到门口时，杰克说：“咱们定下来，三点钟在皇冠旅店好吗？在军队里我们无法遵守人们的常规时间，一到钟点我就饿得没好脾气，请你原谅。咱们先湿湿拖把，完全洗干净以后，没准儿再听点儿音乐。对你来说这样安排方便吗？”

“你看见那只戴胜了吗？”黑衣的人兴奋地叫道。

“什么戴胜？”杰克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大声说。

“鸟。那只肉桂色的鸟，翅膀上有条纹的。非雀形目。在那儿！那儿，房顶上边。那儿！那儿！”

“哪儿？哪儿？什么样儿的？”

“已经飞走了。自从到了这里，我一直希望能看见一只戴胜。在城市的中心！居然有这种鸟，幸福的马洪港。真对不起，你刚才说要湿湿拖把<sup>②</sup>。”

“啊，是的。这是我们海军里的行话。湿湿拖把是这么回事儿，”他拍了拍肩章，“第一次带上肩章要把它弄湿，也就是说要喝上一

① 1743—1805，意大利作曲家，大提琴家。——译注

② 英语 swab 有双重意思：1. 船上擦甲板用的拖把；2. 肩章。——译注

两瓶葡萄酒。”

“是吗？”马图林说着文雅地歪了歪头，“一种装饰，一种军阶的标志，我对此毫不怀疑。真是一种高贵的装饰品，我敢发誓。可是，我尊敬的先生，你是不是忘了另外一个？”

“啊。”杰克笑了。他说：“我想我会带上另一个的，要慢慢来。好啦，我祝你一切顺利，谢谢你的可可，味道真好。你能看见你的什么戴胜鸟，真为你高兴。”

杰克第一个要访问的是马洪港的要塞司令、过去的老舰长哈特。他住在一所大而无当的房子里。那所房子是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的，在庭院深处一侧有一套办公用的房子。杰克从空地走过去的时候听到了竖琴的声音，由于百叶窗的缘故，琴声很小。太阳刚升起时百叶窗就放下来了，壁虎在阳光照到的墙上匆匆爬过。

哈特舰长是个小个子，有点像文森特勋爵，实际上为了更像文森特勋爵，他一直努力使自己对上屈尊忍辱，对下粗暴打压，甚至实施辉格党<sup>①</sup>的一套办法。他讨厌杰克，许是因为杰克个子高，而他个子矮，或是因为他怀疑杰克与他的老婆关系暧昧，归根结底，他们两人之间存在很深的嫌隙，而且为时已久。他的开场白是，“好嘛，真见鬼，你究竟上哪儿去了？我昨天等了你一下午，艾伦昨天也等了你一下午，可他一直没能见到你，真叫我难以置信。当然啦，我要祝贺你，”他说这些话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但是我敢说，你对接任司令官是有独特想法的。艾伦现在恐怕怎么也离开这儿有二十里格<sup>②</sup>了吧。毫无疑问，‘索菲’号上所有真正的海员都跟他一起离开了，更不要说那些军官了。至于那些书籍、单据和文件什么的，我们只好尽力捫好。少见的例外。糟糕的例外。”

“‘帕勒斯’号已经开走了，先生？”杰克大声问道，他真的惊呆了。

① 英国自由党保守分子。——译注

② 旧时长度单位，约为3英里，5公里或3海里。——译注



“半夜开走的，先生。”哈特舰长洋洋得意地说，“紧急任务可不能等我们有了空再说，奥布雷先生。还有，我不得不把他走后留下的海港方面的工作——记录下来。”

“我昨天晚上才得到消息，事实上是今天早晨，一两点钟之间。”

“是吗？这可太令人吃惊了，叫我很困惑。那封信肯定是按时发出的。毫无疑问，是你那旅店里面的人的错。那个外国人根本靠不住。我当然为你当司令官感到高兴，可是现在你连把船引出港的人手都没有，又怎么把她开到海上去呢？我可真没了主意。艾伦把他的上尉、军医和所有有前途的海军候补军官都带走了。我肯定不能再给你任何还分得清东南西北的人。”

“那——，先生，”杰克说，“我想我只能尽我所有的人力物力了。”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军官，只要可能，都会离开又小又慢的旧船，到“帕勒斯”号这样的幸运的巡航舰上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按照老传统，一个舰长到另一条船上去工作的时候，可以带上他原来的舵手，船员和几个追随者。还有，如果不严厉地监视他，他可能利用上述两种条件带走很多人。

“我可以给你一个牧师。”司令这样说，就像是往伤口上撒盐。

“他会干活吗？收帆还是操舵？”杰克问道，决定不露声色，“如果不会，那就对不起了。”

“那好，再见，奥布雷先生。我今天下午就把命令给你送去。”

“再见，先生。但愿哈特夫人在家。我必须向她致意，并且祝贺她，谢谢她昨天晚上带给我们的快乐。”

“这么说你昨天晚上到总督那儿去了？”哈特舰长问，其实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卑鄙手腕是建立在他对情况了如指掌之上的。“要是你没出去瞎凑热闹，就可能像一个军官该做的那样已经待在你自己的船上了。我说话可能难听点，但是一个年轻人宁肯去跟一